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八回 羅仁私出長安城 鐵牛大敗磨盤山

詩曰：小將如雲下北番，成風大戰白良關。

中軍帳內來托夢，怒斬蘇麟救駕還。

再講程鐵牛到了羅通馬前說：「元帥，小弟奉命前到磨盤山，被一強盜阻住去路，小弟被他射傷一箭，幾乎性命不保，敗走回來，望元帥恕罪。」

咬金說：「好畜生，個把強盜殺他不過，若與番將打仗，只好敗的了。」羅通開言說：「程哥，強盜要買路錢，決非無能之輩。待本帥前去收服他。」

鐵牛說：「他有腳底下射箭，須要防備。」羅通說：「我知道。」程咬金說：「不消賢姪去收服他，待我去。」羅通道：「為甚有勞伯父去收服來？」程咬金說：「賢姪，你難道不知我是強盜的祖宗，他一見自然就來歸順。」羅通大笑；吩咐催兵前進望磨盤山殺來。俞游德帶了三百嘍囉，下山前來，喝聲：「快將一萬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，沒有須獻元帥首級過來。」驚動唐營，羅通大怒，同程咬金出營觀看。羅通端槍衝將過來：「呔！狗強盜，敢阻本帥大隊人馬的去路麼？」俞游德呼呼冷笑說：「我非擋你去路，只因山上欠糧，要借糧草一千或五百，以補過路之稅。」羅通道：「狗強盜，好好下馬歸在本帥標下，饒你一死。若不肯，刺死本帥槍尖之下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俞游德道：「我大王看你年輕力小，一定要來送死，照我的斧罷。」噹的一斧，砍將過來。羅通把槍在斧子上噶啣一卷，俞游德在馬上亂晃，一馬衝鋒過去，帶轉馬來，羅通把槍緊一緊，喝聲照槍罷，直望俞游德劈面門刺來。

游德喝聲不好，把手中斧往槍上抬得一抬，幾乎跌下馬來。被羅通嗖嗖連挑數槍，俞游德那裡招架得定，把斧抬住：「呔！慢著。」羅通是防備他的，見他住了馬，把槍收在手，兩眼看定。那曉得俞游德把腳一勾，喝聲：「看箭！」一箭直望羅通面門射上來。羅通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把右手往面上撈接在手，就把左手一槍刺過來，正中馬眼，那馬噓哩哩一叫，四足一跳，把俞游德翻下馬來。唐營軍士把撓勾搭去梆了。嘍囉兵說：「不好了，二大王被他捉去了，我們快報上山大大王知道。」飛奔往磨盤山去了。羅通聽說什麼還有大大王，等他一發擒了，好去定北救駕。說猶未了，只羅仁私出長安城鐵牛大敗磨盤山見山中又有一位大王爺來了。生得來好可怕，只見他頭上翡翠紮中，青皮臉，硃砂眉，一雙怪眼，口似血盆，獠牙四個露出，海下無須，也還少年，身穿青銅甲，左有弓，右有箭，手中端一根金釘槊，催開齊鬃馬，豁喇喇衝過來了。營門前有程咬金看見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強盜單少了一臉紅須，不然與那個單雄信一般的了。這個面貌果然無二。」那羅通把槍一起，說：「好個大膽的狗盜，今日二路定北天兵到此，多要買路錢，領眾擋路，分明活不耐煩了。」那大王說聲：「呔！我大王爺與你們借貸糧草，沒有就罷了，你擅敢擒我兄弟俞游德，好好送了過來，饒你一死，若有半聲倔犟，管叫你性命頃刻身亡。」羅通呵呵大笑說：「你出口大言，還不曉得我羅爺的槍利害哩。」那大王聽說喝道：「呔！你可是大唐羅成之子麼？」

羅通說：「然也！你既曉本帥，何不早下馬歸正。」大王說：「阿呀！小賊種，你們是我殺父仇人，我在磨盤山上守之已久，不想今日撞著，我父有靈，取你之心祭奠我父；如若不能，誓不為人立於世上。」羅通聽到，嚇得頓口無言，呆住了。暗想我羅通乃是一家公爺，並未出兵，又不曾害人性命，今因父王有難在番營，故此領兵前去救駕。還只得初次出兵，他為何說起我是他殺父仇人起來？那番問道：「呔！本帥爺與你有什麼仇，你且說來。」

王王道：「你難道不知我父叫單雄信，昔年與你父原是結義一番，後來我父保了東鎮洛陽王為臣，去攻打汴梁城，喪在羅成之手。到今朝我思與父報仇，故此權在磨盤山上落草，雖則羅成已死，深恨難消，今日仇人之子在眼前，取你心祭父，總是一般。」羅通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原來就是單家哥哥，小弟不知，多多有罪。難得今日故舊相逢，萬乾之幸，若說伯父身喪，與我爹爹無罪，自古兩國相爭，各為一主，伯父與爹爹戰鬥，一時失手，也算伯父命該如此，此乃誤傷，有什麼冤仇。哥哥這等執法起來。」單天常聽了暴跳如雷，怒罵：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還有何說？不要走，照打罷！」就把金釘槊架一起，呼直望羅通頂上打來。羅通把手中槍噶啣架定說：「哥哥休要認真，這樣認真起來，報不得許多仇恨。若論金國敬、童培芝二位伯父，被你爹爹擒去，釘手足而亡，也是結義好友，難道不算帳的麼？兩命抵一命，也算兌得過的了，何用哥哥再來報仇？過去之事，撇在一旁，如今小弟相逢，喜出萬幸，快快下馬，同小弟進營拜見程伯父，同往北番救駕，何等不美。」

單天常大怒說：「有仇不報，在做英雄。照打罷！」把金釘槊又打過來。羅通把槍緊一緊，把他的襄陽槊逼在一旁，回手一槍，望天常兜面挑將進來。

單天常叫聲：「不好。」把手中架往上噶啣一抬，這一抬，幾乎跌下馬來。

羅通馬打交鋒過去，把天常夾腰只一把，說聲：「過來罷！」輕輕不費氣力，提過馬來，擡到判官頭上，帶轉馬，望營前來下馬，竟入中營。說：「哥哥，如今還是同小弟去定北，還是怎樣？」天常心中想道「我欲報父之仇而來，誰想反被他擒住，若不同他去，料然性命難保，不如從了他，說去平虜或者早晚問下得手，殺了他與父報仇，有何不美。」算計已定，說：「也罷，我願同前去定北。」羅通說：「哥哥，你若口是心非，立個誓來，小弟放心。」

天常說：「元帥又來了，我乃年少英雄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豈可在元帥面前謊言，若不信我便立誓。若有口是心非，此番前去破虜平番，就死於敵人之手，屍骨不得回朝。」羅通說：「哥哥真心太過。」一同來見了程老伯父。咬金說：「賢姪，你父在日，與我好兄弟，不幸他為國盡忠，難得姪兒長大，這金釘槊架使得精通，實乃將門之子，為伯父見了你，也覺歡心，爾等那眾小弟兄過來，大家見了禮。」下面俞游德綁縛在此，見單天常歸服唐朝，開言叫聲：「單大哥，你從順了他，小弟綁在此，怎麼樣呢？」天常說：「元帥，俞游德乃是我結義的好兄弟，望元帥放了他。」羅通說：「既是哥哥好友，就是小弟手足了。」過來放了綁，程咬金吩咐營中排宴，款待姪兒。其夜，小弟兄酒飯已畢，各自回營不表。單講明日清晨，羅通自思這兩個人未必真心，若在旁邊，早晚之間倘不防備，行刺起來，反為不美，不如差他兩個為先鋒，離了我身，就不妨礙了。算計已定，開言叫聲：「哥哥，本帥令箭一技，你二人領了三千人馬，為前部先鋒，先往白良關。待本帥到了，然後開兵。」

單天常接了令箭，同俞游德帶了人馬，竟往白良關。在路行三天，到了白良關，吩咐放炮安營，候大兵到了，然後打關。俞游德叫聲：「哥哥，今日天色尚早，不免待小弟出馬討戰一番。」天常說：「兄弟，北番虜狗不是當耍的，既要出馬，務必小心。」俞游德說：「不妨。兄弟有腳踏箭利害。」

跨上馬，手端雙斧，衝到關前，大喝一聲說：「關上的，報與主將知道，快快出來會我。」小番報進關中，守將鐵雷銀牙，身長一丈，頭如笆門，眼似銅鈴，上馬慣用一塊蹠牌，猶如中國民間用的擗綿條擗板一般，止不過生鐵打就，一塊鐵牌有四尺長，三尺闊，五寸厚，沒有柄的，用一根橫撐把手，底面有二百隻鐵釘在上，若是槍刺過來，只要把蹠牌一繃，槍多要拔出去的，回手打來，利害不過，有乾斤多重，人那裡當得起。鐵雷銀牙算得北番天字號第一個英雄，正與諸將議論，忽小番報導：「啟上將軍，今有唐兵到了，有將在外討戰。」鐵雷銀牙呼然大笑說：「該死的來了。」便把盔甲按好，上馬執牌，竟到關前，吩咐放炮開關。轟隆一響，衝出關外，好一位番將，俞游德喝聲：「番狗，少催坐騎，快通名來。」鐵雷銀牙笑道：「你要問魔家之名麼？魔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麾下，加封鎮守白良關總兵大將軍，複姓鐵雷銀牙。」俞游德說：「俺不曉得你無名之輩，今日大唐救兵已到，要把你北番人羊犬馬，殺個乾乾淨淨，踹為平地，做個戰場，好好下馬獻關，就罷了，若有半句推辭，頃刻劈於馬下，悔之晚矣。」鐵雷銀牙聞言大怒，回說不必誇能，通下名來，本總兵好用手打你下馬。俞游德說：「你也來問俺的大名麼？我乃大唐二

路元帥羅標下，加為前部先鋒俞游德便是。」

鐵雷銀牙呼呼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個無名的小卒，想是活不耐煩，來送死了。」

俞游德大怒，把斧砍來，說：「照爺的斧罷。」直望銀牙頭上砍來，銀牙叫聲來得好，把手中這一扇踹牌望斧子上噶啣一撓，那兩柄斧子多打在半空中去了，回轉馬來說聲：「去罷！」再一踹牌打下來，俞游德只喊得阿呀一聲，那裡躲閃得及，正被他打得頭上，嗚呼哀哉，死於馬下。單天常一見大哭：「我那兄弟阿，死得好慘。」催馬搖塑衝上前來說：「不要走，取你首級，與弟報仇。」銀牙說：「你快通名來，趁手中踹牌。」單天常道：「虜狗，你要問我名麼，我乃大唐二路元帥羅標下，前部先鋒單天常，你把我兄弟打死，照我傢伙罷。」把架往頭上打來，銀牙把手中牌往裏陽塑上噶啣這一撓，單天常手鬆得一鬆，這一條裏陽架往半空中去了。單天常嚇得呆了，被他復一踹牌，夾著背梁打下，轟隆響翻下馬來，伏惟尚饗了。眾兵見兩先鋒俱喪，多望後面退走，銀牙呼呼大笑說：「原來多是沒用的先鋒，不夠我兩合，盡喪了性命。」說罷，帶轉馬進關中，吩咐小番小心把守關門，此言不表。

單講二路元帥羅通領大兵而來，有軍士報進：「啟上元帥爺，俞、單二先鋒將軍與白良關守將交戰，不上二合，多被打死了。」羅通聞報吃驚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，可憐單家哥一家年少英雄，一旦屈死於他人之手，也算他命該如此。」說話之間，大兵已到白良關，就吩咐放炮安營。只聽哄噓一聲，離關數箭，把三十萬人馬齊齊紮定營盤，按了四方旗號，此時天色已晚，諸將在中營飲酒，一宵無話。

再表來日清晨，大元帥打起升帳鼓，營中諸將多頂盔貫甲，進中營參見，站立兩旁。羅通開言說：「諸位哥哥，本帥有令箭一枝，誰人出馬前去討戰。」

只聽應聲而出說：「小將程鐵牛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程哥出馬，須要小心。」鐵牛道：「不妨。帶馬過來，抬斧。」手下答應齊備，程鐵牛按好頭盔，上馬提斧，炮響出營，豁喇喇衝到關前來了。關頭上有小番一見說：「唐營小將，火催坐騎。照箭！」那個箭紛紛的射將下來，程鐵牛把馬扣定，喝道：「呔！關上的，快報主將，今有大唐救兵到了，速速獻關。」小番報進來了：「啟上平章爺，關外有將在那裡討戰。」鐵雷銀牙說：「想必又是送死的來了。帶馬過來，抬牌。」小番應聲齊備，銀牙立起身來，跨上雕鞍，手端踹牌，出了總府衙門，來到關上望下一看，只見唐將怎生打扮，但見他頭戴開口獬豸烏金盔，身穿鎖子烏金甲，坐下一匹點子梨花馬，手端一柄開山斧，年紀還輕，只好二十餘歲。那銀牙就吩咐放炮開關，墮下吊橋，前有二十對大紅幡，左右番兵一萬，鼓嘯如雷，豁喇喇一馬衝出關來會戰。那程鐵牛坐在馬上，見關中來了一將，甚是異相，喝聲住馬，心中一想道：「我兵器不知見了多少，不曾見這件牢東西，方方一塊，就是十八般武藝裡頭，那有什麼使踹牌的？真算番狗用的兵器了。」他就把斧一起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今日小爵主領兵到此平番，斧法精通，十分利害，快快投降，免其一死，若不聽好言，死在馬下，悔之晚矣。」銀牙大笑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通下名來。」

鐵牛說：「你要問小將軍之名麼，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魯國公程老千歲公子，大爵主程鐵牛，奉二路掃北大元帥將令，要你首級。也罷，照我的斧罷。」

把馬一拍，一斧就砍下來。銀牙把手中牌噶啣一響相架，鐵牛喊聲不好，幾乎跌下馬來。這斧子往自己頭上直繃轉來，豁喇一馬衝鋒退去，兜轉馬來，銀牙把踹牌一起，喝聲：「小蠻子，照打罷。」擋一牌打來，鐵牛把手中斧望上面這一抬，只見火星直冒，兩臂蘇麻，虎口多震開，帶轉馬拖了斧子，說：「阿唷，好利害，好利害！」望營前敗走了。銀牙大叫說：「有能事的出來，沒用的休來送命。」少表這裡誇能，再講程鐵牛進營說：「元帥，番狗踹牌利害，小將敗了，望無帥恕罪。」羅通大怒說：「好一個沒用匹夫，快退下去。」鐵牛唯唯而退。元帥又問：「誰能出馬？」秦懷玉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秦哥去必能得勝，須要小心。」秦懷玉答應，吩咐帶馬抬槍，頂盔貫甲，掛劍懸銅，上馬豁喇喇衝出營門。銀牙一見，通名已畢，說道：「原來你是秦蠻子的尾巴。」懷玉道：「番狗，你既知小爵主大名，何不早早獻關投順，亦免要我公子出馬擒拿。」催一步馬，喝聲照槍罷，分心刺將進來。銀牙把踹牌噶啣一聲架開，懷玉把手中槍這一縮，只多退了十數步，又是一個回合衝鋒過去，戰到六七個回合，馬有五個衝鋒，秦懷玉那裡是番將對手，把槍虛晃一晃，帶轉馬，豁喇喇望營前走了。進入中營說：「元帥，北番虜狗果然利害，小將不能取勝，望元帥恕罪。」羅通說：「哥哥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但這一座關不能破，怎生到得木陽城救駕？既如此，待本帥親自出馬。」整好盔甲，跨上馬，把定槍，一聲炮響，鼓聲如雷，帶領人馬衝出營來，一字擺開。眾小爵主俱出營門掠陣。

那鐵雷銀牙見唐營衝出一員小英雄，匹馬當先，衝將過來。銀牙大喝一聲：「來將何名！」羅通說：「要問本帥之名麼？我乃太宗天子御駕前越國公羅千歲的爵主，乾殿下羅通是也。」銀牙聞言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原來是當初羅藝之孫，諒必槍法利害有名的。當年煬帝在朝平北，羅藝之子羅成，同表兄秦瓊來退我邦，殺得我元帥大敗，驍勇不過的，待我問他一聲看：「呔！來的可是羅成之子麼。」羅通道：「然也。本帥之名揚聞四海，你也聞孤之名，何不下馬投順，免孤動手。」銀牙說：「小蠻子，你在中原算你有名，來到我邦，撞著鐵雷將軍，只怕你性命不保，活不成了。」

羅通大怒，說：「番狗好無禮，不要走，照本帥的槍罷。」催開馬兜面一槍，銀牙反踹牌一擋，兩下交鋒，各顯本事，一來一往，一衝一撞，你拿我麒麟閣上標名，我拿你逍遙樓上顯威。兩邊戰鼓似雷，好殺哩，正是：英雄生就英雄性，虎鬥龍爭誰肯休。